



拍摄于桃渚古城。

一部满满台州府城元素的《昆仑海》

李鸿文撰

一座城，一匹马，一个人。万历三十五年的春光里，一位俊朗少年身穿飞鱼服，在驿道上奔跑成一道闪亮的光，目的地——台州府城紫阳街。

这是海飞小说《昆仑海》开篇的一个场景，玄幻、疏离、葱茏、蓬勃，把人的情绪一下子带入，显得苍茫辽远又让人有所期待。

今年9月，海飞携带他的新书《昆仑海》在临海紫阳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。这让我很惊讶又特别敬佩。海飞是一位优秀的小家，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编创，更是我所尊敬的一位老师。2020年5月，他来到临海，我和作协几位朋友陪他一起去过府城的紫阳街、江南长城，也去过群山环绕的桃渚古城。那时他就说过要写一本以临海、桃渚为背景的抗寇题材小说。没想到，三年后，海飞就带着他的《昆仑海》呼啸而来。

这本装帧精美的小小说放在我的书桌前，我用一个白天和晚上的时间看完，合上书，窗外已是沉沉黑夜。这黑夜跟小说封面上的那种玄黑不同，隐约弥漫着一阵阵海浪的声音，有海的气息、海的磅礴、海的清凉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我就生活在小说里那片台州府城外的海边，这种感觉是神奇而微妙的。

小说里的台州府城元素

打开小说的扉页，看到小说目录里的四波题目《日落紫阳街》《雾锁桃渚营》《琉球国夜》《台州府明月》那一瞬间，竟然有点泪目。我不知为什么会如此动情，这样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一部长篇谍战小说中，心里有一种恍惚和不真实的感觉。我知道这是小说，小说是虚构的，情节也是虚构的，但看到每日生活且熟悉的地方，如此不意地走向小说、走向银幕，那种真实与虚幻令我瞬间着迷。

小说以台州府城的紫阳街、桃渚营为故事发生地，讲述万历三十五年春分，锦衣卫小北斗斗《昆仑海》前往台州与暗桩接头，不料一场大斗导致任务失败。为了探寻真相，昆仑与小北斗弟兄们一起前往桃渚营，后又去琉球国，历经艰险，摧毁倭寇所建的工厂与火药库，破晓逆袭反攻的“婆娑计划”，并一举铲除潜伏在台州的内奸、倭寇。故事并不复杂，但情节和构图绝对精彩。我把自己沉浸进去，细细品读。

吸引我的除了故事里的刀光剑影和家国情怀，更让我感叹的是小说里满满的台州府城元素。海飞说自己曾多次来过临海，他对紫阳街特别有感觉，为此他将紫阳街的烟火气在小说里徐徐展开，让故事的枝枝蔓蔓，发散在紫阳街的一砖一瓦上。他写紫阳街的无人馆琴声，细碎、飘渺，传达出一片久远的寂寞；写紫阳街滚烫的海苔饼，闻得见烤熟的芝麻香气；写紫阳街灯笼在暮色里渐次点燃；写紫阳街有人在密集的烛光里念着：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；写

春分日，紫阳街迎来海边渔民热闹纷呈的花龙滚舞。他还写桃渚营东城门外的河旁一片黄鹂绿柳，农女露出半截肥腰身捣衣洗衣；写化龙渠长满了茂盛的水草，水草丛中有一只慵懒的小虾，化龙渠流水在黄昏一路漂远……这些名字、场景如此熟悉又如此真实。平常路过这些地方没觉得它有什么不同，此时对照小说人物活动的历史场所与现时时空，在相互映照、虚实相生中，一些画面纷至沓来。站在紫阳街的幽深青石板上，仿佛感知到春色摇曳，烟火升腾的鲜活印象。经由海飞处理过的地域、人物，在虚构、重塑与打磨后，赋予事物全新的意义和情感。作为一个临海本土人，这样的小说怎可错过呢。

小说弥漫着故事里的“海”

小说多次写到了海，台州府城外的那片海，桃渚营的那片海，琉球的那片海。我想，海飞是偏爱海的，这样的海，是他精心勾画出来的，这是属于他的故事海。这也是他为小说主人公昆仑打造出来的人生之海。昆仑第一次见郑国仲时，小说里面有这么一句：他望向院子里零碎的阳光，像是望见遥远的台州城，城外那处波光粼粼的海，广袤且深邃。如此广袤而深邃的故事海里，隐藏着一个作家何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

海在小说里无处不在。清风明月，远山淡烟。暮色里的海，月光下的海，浩浩荡荡的海，有着蓝色波涛的海，浮荡着或斑斓或幽暗的海，还有那首：阿父，请带我观海啊！阿父，我要坐在你的肩膀上，你要驮着我我就能看到海的尽头。这样的场景，这样的画面，有着某种强烈的召唤性。

海飞太擅长构图和设置了，他带着小说中各色的人物，在他打造的故事海里沉浮。苏我明灯亲眼看着马背上的父亲不知怎么就冲向了海边的悬崖，在空中留下一抹惨烈的白光；海浪将阿普托起，阿普青光的头颅在海水中沉浮，随后就静悄悄地沉了下去；昆仑看见山火沉下去，海面迅速浮起的是一排排腾腾的水泡；妖艳的灯笼，在盈盈一笑间点燃一把火，又在海风的帮助下，瞬间将自己埋在了大火的中央……这些人物最终都被海水收走了，沉沉浮浮中他们归于海，沉于海。

这海不仅仅是台州府城外的海，他是故事海里的海，是谍战系列中的海，是小说主人公昆仑的海，是被文学、被生活藤蔓缠绕的海。这片海里，有暗箭毒酒、明枪刀光，有爱恨情仇、人间冷暖。这些被时代裹挟的人物，都落在人心这片深不见底的深色海里。他们无法跟普通人一样生活，这是沉默历史的本身，也是小说里每个人的宿命。

小说里诗性的语言和人物构图

一部小说除了故事情节始终

跌宕起伏、扣人心弦外，最重要的还是小说的语言。小说的语言能映照出天地万物的清澈。我始终觉得海飞更像是一个浪漫的诗人，这在他的小说里有更充分的体现。他曾经说过：我写小说的状态不是从故事开始，而是从语言捕捉开始的。是的，他的语言是独特的，具有他自己的风格。在这部小说中，他运用了很多闪光柔性的语言，文字轻盈灵动。叙事状物，有着流水一般的气息，充盈着海飞式独特的美感和愉悦感。

飞鱼服、绣春刀、松涛阵阵，阳光在铺满黄沙的操场上豪迈地走过。昆仑勒紧马脖子，看见春风肆无忌惮地迎面撞来，味道香甜，来自青草以及花粉；望见牧童放飞的风筝，似乎给天空送去一件鲜艳的衣裳。笑鱼一袭白衣飘逸，微笑的样子，像一朵偶尔飘过的白云。

在作者的笔下，有着太多这样像散文诗一般的语言。任何文学作品，如果把握好语言节奏和气息，故事和人物就会变得丰满而生动。在这部小说里，这样的语言俯拾皆是。虽然是谍战故事，作者却舍得为语言恰到好处地挥洒色泽。油画一般地一层一层涂抹上去，清冷而有韵味。运用大量传统文化符号，古琴、绘画、童谣、中药等都成为谍战中传递信息的工具，那缥缈的琴声和悠悠叹息般的童谣，给读者连绵不绝制造出古典式的美感。

《昆仑海》里的人物构图和刻画，充满了人生相关的隐喻意味。海飞有着极高的叙述天赋，他对小说故事和人物进行游刃有余却又不动声色地调整和支配。人物出场看似无意，实际上是精心安排，小北斗七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年，有信仰有理想有抱负，他们有着鲜明的使命感和正义感，在“人在吊轮上，北斗永不散”的诺言中，将人性的善与恶，正与邪，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。

书中人物很多：飞鱼服、绣春刀，一脸英气的昆仑；一身红衣，踩着滑板背着药篓，针针见血的杨一；一身白衣，声音像清晨铃声的笑鱼；安静得像一段文字的丁山；面似芙蓉、腰似柳条，身上有着撩人芳香的灯笼；长得像一坛三月的酒水，清凉而妩媚的阿普；人五人六的陈五六；路洞里、楼半壁、张望、李不易、牛刀刀、苏我人鹿……他们是故事海里的人物，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爱和信念，彼此生发彼此关联。从台州城到桃渚营再到琉球国，在暗流涌动、杀戮四起、火光漫天的谍战世界里，他们忧伤而凄美地存在。紫阳街火光冲天的黄昏，桃渚营外隐隐雷声，琉球温热的沙滩上升腾起来的昆仑双灯。海飞用细腻扎实的心理描写，深挖复杂人性深处的晦暗，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前赴后继反叛、个性鲜明的人物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小说向读者传递出来的那种刚强意志、荡气回肠的家国和个人情感，正是《昆仑海》留给我们的丰厚的余味。



《昆仑海》新书发布会现场。



李鸿文(左)与海飞(右)合影。

台州话

方言“解缚”与古音留存

程和平 / 文

秋风起，又是橘黄蟹肥时。北宋黄庭坚有一首诗，写的就是品蟹。我们不妨用方言来吟诵一番。

解缚华堂一座倾，堪堪支解见姜橙。

东归却为鲈鱼鲙，未敢知言许季鹰。

诗的大意是：解开捆扎螃蟹的绳子，厅堂里所有人都为之倾倒。因为要用姜橙来调制，不得不肢解螃蟹，真有点于心不忍。西晋的张翰(字季鹰)曾以想念故乡的鲈鱼为由，向齐王提出辞呈，东归故里，我可不赞成张翰此举很有见地。

这里的“解缚”，方言称作“解步”。“缚”，普通话只有“fù”一种读法，台州方言承古音，至少有两种读法。作动词，意为“捆扎”“捆绑”，椒江话读如“埋伏”的“伏”，如“束缚”“手无缚鸡之力”“今日长缚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”。作名词，指捆在上面的绳索，椒江话读如“跑步”的“步”，如包粽子用的棕绳或线绳叫“棕缚”，扎螃蟹的叫“蟹缚”，捆柴禾的叫“柴缚”。把这些“缚”解开来，自然就叫“解缚”。椒江旧童谣有：“一只粽，四只角，解缚绳(音咨)壳，糖蘸箸(筷子，音治)戳，咬口咽落，两只粽，八只角，解缚绳壳……”如此循环往复，直到算技穷尽。

浙江奉化方言有“腰缚头”一说，读音跟椒江话相合。“腰缚”即腰带，“腰缚头”可解作“系腰带的地方”，即腰部，椒江话有“腰缚头塞牢”。“缚”，亦可指绳子的材质，如“草缚”“篾缚”“稻秆缚”“棕缚”。“稻秆缚”，指用稻草来捆扎的“缚”，也可指捆扎稻草的“缚”。

清代陈梦雷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，有关嘉定县方言的记载，跟台州方言相合。“缚，绳缚之缚，音符遇切。如俗谓草索为草缚，篾索为篾缚是也。系缚之缚，音符约切。如俗谓缚牛缚马之类。”

举一些文献里“缚”用作名词的例子：

1.唐乾符中，江、淮群盗起，行密以为盗见获，刺吏郑荣奇其状貌，释缚纵之。(宋·欧阳修《新五代

穿过书林

欢山 / 文



“散文其实就是条河”“在我想象的这条河里自然也就没了规矩”“散文既是一条没有规矩的河，河里自然也就有了那个自然的规矩”……铁凝此番见解，为形散神不散的散文注入了更深内涵。

早前，曾被铁凝的小说《永远有多远》打动。近来，又读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“且读”书系之铁凝散文精读，深觉她的散文有着“独具的韵致和异样的气质”。

在一般人的印象里，身兼全国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，写作时间会比较少，铁凝说写作是她的本行，通过写作才能与作家同行对话。我认为，这是她的谦辞。作为以写为本、以作出名的“双重”主席，她既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，更引领着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，甚至影响着世界文坛。

铁凝《桥的翅膀》将自然界山谷与水槽、法国画家库尔贝与巴尔蒂斯、京剧《乌盆记》和地方戏曲《借粮》等进行分章比较，向中法两国嘉宾巧妙阐明了“文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桥，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，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，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”。

参加中日韩文学论坛，她得以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会面。在这场取名“希望生自绝望”的对话中，二者阐述对两国现当代文坛的感悟。这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，深层则蕴含对美、责任、文学的深邃理

史·杨行密传))

2.王策者，本辽首，为金将，往来河上。泽擒之，解其缚坐堂上。(元·脱脱《宋史·宗泽传》)

3.今日云门解制，犹如螃蟹去草缚，横行直撞，切须仔细。(明·弘歇等编《雪桥仙韵而语录》)

普通话的“缚(fù)”，对应的台州方言怎么会是“步”，这里面有读音的演变规律。

普通话f(佛)打头的字，和台州方言f(v(可临时读作vo)打头的字(唇齿音)，是从古代汉语b(坡)、p(坡)、m(摸)一类的音(双唇音)分化出来的。这里的研究告诉我们，在早期时代，f和v还没有产生。因此，可以粗略地讲，方言里通读f和v的字，要是在有些区域或在别的词语上读成了b(坡)、p(坡)、m(摸)，可能就是保留了古音。

举例说明。“佛”，普通话读音之一为“fó”，方言为“ve”。如“佛教”“佛寺”“阿弥陀佛”。然而，尼姑，俗称“老佛娘”，温岭话却叫“老白(be)娘”。“ve”读作“be”，温岭话保留了古音，“老白娘”是记音，“老佛娘”是正字。椒江俗语有“挨着你，老佛娘下半夜哭”，轮到你，黄花草都凉了。

与此相同，门槛(门下的横木)，方言叫“地袱(跟‘伏’同音)”。有句俗语，叫“阴阴指地袱”，现在还有人会说，如“渠两个，阴阴指地袱起，便在组队嬉了”，说的是两个人(男生)从穿开裆裤时起，就在一起玩了，相当于北京人说的“发小”。这里的“指地袱(刚刚够到门槛)”。这调，可写作“指地袱儿”。“地袱”细分还有“地袱坎”“地袱头”。有些地方把“地袱头”说成“地薄(bo)头”，“vo”读作“bo”，也是古音留存。

了解这一点后，如果碰到下列情形，我们可能就不会感到惊讶了。比如，为什么广东地名“番禺”读作“番(pān)禺”？为什么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，朗诵家们把“阿房宫”读作“阿房(páng)宫”？为什么“猪八戒”的正字是“肥(bi)猪肉”？再比如，越剧《五女拜寿》唱段《奉汤》中的唱词，“看左右，无人经过相救你，顾不得，男女间有大防。”为什么茅威涛把“防(v)

“铁”在烧

——读铁凝散文

解。而《艰难的痕迹》向意大利同行抛出观点“文学照亮思想的表情，照亮人内心深处那些被忽略的褶皱，那些褶皱。”

关于贫富与欲望这经久不衰的话题，铁凝在《山中少年何在》一文中，通过前后二十年，自身在某一个小村子采访创作所遇所感，发出了“人什么时候，怎样才能变得更好”的铿锵一问。铁凝多次提到蒲松龄和《聊斋志异》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丰富想象力，彰显了民族文化自信，激起了强烈反响。凡此种种，让我们在她们身上，看到中国文学涌动的铁流般滚烫的希望。

出于文化交流等原因，铁凝多次环游世界各地。在欣赏不同风景的同时，她辛辣独到地正视世界，敏锐捕捉西方文明的进步因子，客观审慎对待他国异乡的光明与黑暗。读者通过《罗丹之约》收获了思想之光、愉悦到美的相通。《纽约逛旧货市场》《小城警察》认为西方城市屏除冷漠、谎言、欺瞒等外，还有活人的气息和陌生人之间相互奉送的好意。当然，好意不止这些。铁凝美国之行写就的《华盛顿的文学疗法》《黄金与钻石》等散文里，向我们展示了外国“月亮”温馨感人的一面，继而证明了普天下人性皆是向善向美。而《疾步热岛》，则把自己在台湾十天访问见闻记下，多角度展示缤纷缭乱的真实宝岛，把两岸一家亲，如迷雾般清香长久的情感弥漫漫延，让读者领略了铁凝游记散文的独特魅力。

还有她结识享誉于世的文学前辈的经历，如《怀念孙犁先生》详细叙了与孙犁四次见面经过，将一位淡泊名利、自寻寂寞、孤傲背后是真正谦虚的文学大家形象，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，也在字里行间裹挟了深切的尊崇与怀念。面对同是女作家的冰心、杨绛，她自然亲昵不少。在《冰心姥姥您好》《何不就叫杨绛姐姐——我眼中的杨绛先生》两篇怀念散文

唱成“旁(b)”还有很多为什么，大概我们都靠自己找到答案。

再说说汉语拼音m(摸)。古时的一部分以m为声母的字，经过几个阶段的演变，变成了v，普通话没有v，用w(乌)代替。还是以椒江话举例。如“蚊”字，古音“meng”，如“蚊虫”，现代音“veng”，如“电蚊香”，普通话“wén”。“问”字也一样，如“弗学问(meng)老师”，“做学问(veng)，普通话“wèn”，再如“味”。古音“mi”，如“味(mi)道”，现代音坚持沿用古音，如“味(mi)精”“滋味(mi)”，俗语有“少吃多滋味，多吃坏肚皮”，普通话“wei”。又如“万”。古音“mè”，如“千万(mè,音同慢)人”，现代音“vè”，如“万(vè)金油”，普通话“wàn”。还有佛教里的“南无(mo)”等等。

另一个有趣的字就是“微”。古音读“mi”，现代音“vi”，如“微(vi)笑”“微(vi)波炉”，还有“轻微”“细微”等等，普通话“wei”。“微信”，老派读“微(vi)信”，新派读“微(we)信”。

关于古音“mi”，我们再举一例。“笑 mi mi”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写作“笑咪咪”，释义为“形容微笑时眼皮微微合拢的样子”。其实，“咪咪”只是同音字，民间流行的写法，除了“笑咪咪”，还有“笑咪咪”“笑迷迷”“笑弥弥”等。写法多样是因为不能确定合适的字。词典经过权衡，选择了“笑咪咪”为正字。若就字论字，“笑咪咪”里没有表示微笑的信息，大笑的时候也可以“眼皮微微合拢”。“笑咪咪”的本字有可能是“笑微微”，“微”古读“mi”，音义都吻合。词典没有写作“笑微微”，是因为“微”在普通话里不读“mi”。

台州方言有“笑微微(mi mi)”，还有“甜微微(mi mi)”。甜微微跟普通话“甜丝丝”义近。普通话另有“甜蜜蜜”一词，“甜蜜”是入声字(短促)，“微微(mi mi)”是平声字(舒缓)，椒江方言没有“甜蜜蜜”的说法。

从“解缚”“缚”到“老佛娘”“地袱头”，再到“千万”“笑微微”“甜微微”，说的是古音的留存。探索方言语音的演变，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方言母语，也有助于现代汉语的研究。

里，她如水般道出与两人交往轶事，塑造了两位女先生真实生活和生命中可敬可佩的形象。看得出，铁凝比较推崇汪曾祺，在《相信生活，相信爱》《温暖而孤独的旅程》等文里，有许多细节呈现。如她祭扫汪曾祺时，说“心意已经在那儿，谁又能真的偷走呢？”她还好几次写到汪曾祺的蘑菇汤和画土豆，迂回表达了“汪曾祺们”孤独而优秀的灵魂，是因为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与世人。

当然，最能表达铁凝笔触温馨和细腻的，还是抒情类散文。现实中，打动她的许多是暖色调作品，铁凝也不例外。《关于头发》《想象胡同》《与陌生人交流和一千张糖纸》记录了她童年、青春的痕迹，包括伤害、深情等，表达了对长辈、故居的爱，唤醒大众回忆，引起读者共鸣。

作家亦常人，都对父母充满无尽的爱，即使曾有过代沟隔阂，最终都与时间和解。朱自清、麦家都曾将这样的爱倾注在作品中，铁凝亦如是。在《面包》《读父亲铁扬画的画》里，让人看到了铁凝与父亲亦师亦友亦父的关系。《母亲在公共汽车的表现》则把母亲坐公共汽车的举动写得活灵活现，刻画了母女互爱的人间真情，让人在忍俊不禁中加深了对母亲的理解。

小事藏哲理，平常有高度，是铁凝散文一大明显特色。《为什么要把时光留住》《竹子上学》《共享好时光》等短文，闪耀的思想光芒，使人醍醐灌顶，惊讶于铁凝的写作才华，也折服于她对阅读的理解。《阅读的重量》回顾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个人的阅读经历，列举了世界上重视阅读的例子，鲜明地提出了“阅读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”的观点，清晰地为我们指明了阅读方向。铁凝，真不愧是一块块始终火热燃烧的“铁”。

铁凝说，我看青山多妩媚，艺术真在青山即在。如此这妙好生活，相信爱，让我愿意随性坐上开往春天的地铁，那里如诗如画，那里春风沉醉。